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十二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殺紋  
微皺碧沿粼粼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簫鬪  
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稍青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單表  
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  
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  
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  
歷代帝王圖像見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脫穢濁神

遊八極之表，再三賞嘆。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宮，遂誕生道君皇帝。少時封爲端王，從小風流俊雅，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羣臣扶立端王爲天子。卽位之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道君皇帝頗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卽京城東北隅，大興工役，鑿池築園，號壽山銀岳，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又丁朱勳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瑰奇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巧，經數載而始成。又號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充滿其中。飛樓傑觀，雄偉環麗，不可勝言。內有玉華殿，保和殿、瓊瑤林殿、太寧閣、天真閣，妙有閣、層巒閣、琳霄亭、霽風垂雲亭，說不盡許多景致。時許侍臣蔡京、王黼、高俅、童貫、楊戩、梁師成縱步遊賞，時號宣和六賊。有詩爲証。

瓊瑤錯落密成林

竹檜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軒，乃是官家第一個寵倖安妃娘娘粧閣，極是造得華麗，金鋪屈曲，玉檻玲瓏，映徹輝煌，心目俱奪。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留題殿壁，有詩爲証。

保和新殿，照秋輝。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宴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韓，名玉翹，妙選入宮，年方及笄，玉佩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艷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時值春光明媚，景色撩人，未免恨起紅茵寒生，翠被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怨不寐于鴛衾，既厭曉粧，漸融春思，長吁短嘆，看看惹下一場病來，有詞爲

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斷送，佳人命，落花無定，挽春心，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着意，擣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

漸漸香消玉減，柳蠶花困，太醫院診脈，喫下藥去，如水澆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於便殿，勅喚殿前太尉楊戩前來，天語傳宣道：此位內家，原是卿所進奉，今着卿領去，到府中將息病體，待得痊安，再許進宮，未遲，仍着光祿寺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

有起色。即便奏來。當下楊戩叩頭領命。卽着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奩。一應動用什物器皿。用煖輿擡了韓夫人。隨身帶得養娘二人。侍兒二人。一行人簇擁着。都到楊太尉府中。太尉先去對自己夫人說知。出聽迎接。便將一宅分爲兩院。收拾西園。與韓夫人居住。門上用鎖封着。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閑時。就封閉了門。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正是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將及兩月。漸覺容顏如舊。飲食稍加。太尉夫妻好生

歡喜。排下酒席。一當起病。一當送行。當日酒至五巡。食供兩套。太尉夫人開言道。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萬千之喜。且晚奏過官裏。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天愁緒。卧病兩月。纔覺小可。再要在此寬住幾時。伏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官裏。只是在此打攪。深爲不便。氏兒別有重報。不敢有忘。太尉夫人只得應允。過了兩月。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說了幾回書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也是一個韓夫人。爲因不沾雨露之恩。思量無計。奈

何偶向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閒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却得外面一個應舉官人名喚于佑拾了紅葉就和詩一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體知此事却把韓夫人嫁與于佑夫妻百年借老而終這裡韓夫人聽到此處驀上心來忽地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僥倖也不枉了爲人一世當下席散收拾回房睡至半夜便覺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疼不癢無明業火

前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重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更遇打頭風

太尉夫人早來候安對韓夫人說道早是不會奏過官裏宣取入宮夫人既到此地且是放開懷抱安心調理且未要把入宮一節記掛在心韓夫人謝道感承夫人好意只是氏兒病入膏肓眼見得上天遠人地便近不能報答夫人厚恩來生當效大馬之報說罷一絲兩氣好傷感人太尉夫人甚不過意便道夫人休如此說自古吉人天相眼下凶星退度自然貴體無事但說起來喫藥既不見效在海壞了身子不

西華子 卷一  
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甚願心未經荅謝或者神明見責也不可。知韓夫人說道氏兒入宮以來每日緒縈絲有甚心情許下願心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喫藥無功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願心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太尉夫人說道告夫人得知此間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愿心待得平安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賽神荅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點頭應允侍兒們即取香案過來只是不能起身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

氏兒韓氏早年入宮未蒙聖眷惹下業緣病症寄居得用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躬康健情愿繡下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廷頂禮酬謝當下太尉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韓夫人禱告一回作別不題可雲作惟自從許下願心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將息至一月之後端然好了太尉夫婦不勝之喜又設酒起病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果然是神道有靈勝如服藥萬倍却是不可昧心負了所許之物韓夫人道氏兒怎敢負心目下繡了長幡還要屈夫人同去了還心願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荅道當得

奉陪當日席散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製辦賽神禮物繡下四首長幡自古道得好

火到豬頭爛

錢到公事辦

憑你世間稀奇作性的東西有了錢那一件不做出來不消幾日繡就長幡用根竹竿又起果然是光彩奪目選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官身私身簇擁着兩個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廟官知是楊府鈞眷慌忙迎接至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幡韓夫人叩齒禮拜拜畢左右兩廊遊遍廟官獻茶夫人分付富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齋簇擁回來一宿晚景

不題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却惹出一段蹊蹺作性的事來正是

情知語是鈎和線

從前鈎出是非來

話休煩絮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畢却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廂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挑起銷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時喫那一驚不小但見

頭裹金花幘頭身穿赭衣繡袍腰繫藍田玉帶足蹬飛鳳烏靴雖然上木形骸却也手神俊雅明眸皓齒但少一口氣兒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一見，目眩心搖，不覺口裏悠悠揚揚，漏  
出一句俏語，低聲的話來，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  
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  
平之願。說猶未了，恰好太尉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  
你却在此禱告甚麼？韓夫人慌忙轉口道：氏兒並不  
會說甚麼。太尉夫人再也不來盤問，遊玩至晚，歸家  
各自安歇，不題。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却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雲，穿上便  
服，手托香腮，默默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

模樣，驀然計上心來，分付侍兒們，端正香案，到化園  
中人靜處，對天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  
一個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樣，煞強似入宮之時，受  
千般悽苦，萬種愁思，說罷不覺紛紛珠淚滾下，連連  
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想妄思，不道有這般  
巧事。韓夫人再三禱告已畢，正待收拾回房，只見  
萬花深處一聲响，亮見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  
見

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  
驚人之貌，若非閻死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細看時，正比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來。去手執一張彈弓，又像張仙送子一般。韓夫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天神降臨，未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萬福，啓朱唇露玉齒，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容氏兒展敬，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起居已畢，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禮，今者小神偶然閑步碧落之間，聽得夫人禱告至誠，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一會中人，祇因夫人凡心未了，玉帝暫謫下塵寰，又向皇宮內。」

死享盡人間富貴榮華，謫限滿時，還歸紫府，証果非凡。韓夫人見說歡喜無任，又拜禱道：「尊神在上，侍兒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一似尊神模樣，偕老百年，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說甚麼富貴榮華。」二郎神微微笑道：「此亦何難，只恐夫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千里相逢，說畢起身，跨上檻窓，一聲响，唬神道去了。韓夫人不見，便罷。既然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醉如痴，和衣上床睡了。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番來覆去，一片春心，按納不住，自言自語，想一回定。

一回適遇神降臨四目相視好不情長怎地又瞥然而去。元聰丹正道爲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用心機。人想一回道是適間尊神丰姿態度語笑雍容宛然主人一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不動情。我一時見不到處放了他去算來還該着意過。是感石人兒出告得轉今番錯過未知何日重。擺脫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再做個會及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後方纔起來當日無情。又去。花園中禱告。如何。是三生有幸說話之關。

忽然一聲啊曉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勝將一天愁悶已冰消瓦解了。即便向前施禮對景忘懷煩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衷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便携夫人手共入蘭房。夫人起居已畢。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即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兩盞看看說出衷腸話來道不得個。

春爲茶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開唇露漢署之香若

是尊神不嫌穢褻暫息天上征輪少叙人間恩愛二郎神欣然應允携手上床雲雨綢繆夫人傾身陪奉忘其所以盤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付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檻窓一聲响噫便無踪影韓夫人灰心場地道是神仙下臨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妻催他入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閒常不甚十分歡笑每到晚來精神炫耀喜氣生春神道來時三盃已過上床雲雨至晚便去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散合宮秋衣偶思韓夫人就差內侍捧了旨意勅賜羅衣一襲玉

帶一圍到於楊太尉府中韓夫人排了香案謝恩禮畢內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憶娘娘故遣賜羅衣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早進宮韓夫人款待使臣便道相煩內侍則個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全賴內侍轉奏寬限進宮實爲恩便內侍應道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裏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尚未全好還須耐心保重便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到得晚間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玉帶便可借觀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觀天

下立見四方，諒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  
訖，便一發將出來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  
獨享，小神缺少圍腰玉帶，若是夫人肯捨施時，便完  
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  
要玉帶，但憑尊神將去。二郎神謝了，上床歡會，未至  
五更起身，手執彈弓，拿了玉帶，跨上檻窓，一聲响，曉  
依然去了，却不道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爲

韓夫人與太尉居止，雖是一宅，分爲兩院，却因是內  
家內人早晚愈加提防，府堂深穩，料然無開雜人輒  
敢擅入。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唧唧噥噥，似  
有人聲息。又見韓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  
三躊躇，便對自己夫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  
出來麼？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門  
禁甚嚴，決無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  
說，有何難哉？且到晚間，着精細家人從屋上扒去，打  
探消息，便有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  
有理。當下便喚兩個精細家人，分付他如此如此。教  
他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牆外，待人  
靜時，直扒去韓夫人臥房，着他動靜，卽來報知。此事

非同小可的勾當。須要小心在意。二人領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報。不消兩個時辰。二人打看得韓夫人房內這般這般。便教太尉屏去左右。方纔將所見韓夫人房內坐着一人。說話飲酒。夫人口口聲聲稱是尊神。小人也仔細想來。府中墻垣又高。防閑又密。就有歹人插翅也飛不進。或者真個是神道也未見得。太尉聽說。喫那一驚不小。叫道。惟哉。果然有這等事。你二人休得說謊。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竝無半句虛謬。太尉便道。此事只許你知我知。不可泄漏了消息。二人領命去了。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

知。雖然如此。只是我眼見爲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怎生模樣。捱至次日晚間。太尉後邊過。昨夜打探二人來。分付道。你兩人着一個同我過去。着二人在此伺候。休教一人知道。分付已畢。太尉便同一人過去。捏腳捏手。輕輕走到韓夫人窓前。向窓眼內把眼一張。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與二人說不差。便待聲張起來。又恐難得脫身。只得忍氣吞聲。依舊過來。分付二人。休要與人胡說。轉入房中。對夫人說知。就裡此必是韓夫人少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馬。便遇着邪神魑魅。在此淫污天眷。決不

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官調治，你須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夫人領命，明早起身，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坐定，茶湯已過。太尉夫人屏去左右，對面論心，便道：「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夫人每夜房中，却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到我耳朵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一說知，不要隱瞞。則個韓夫人聽說滿面通紅，便道：「待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話，只待兒與養娘們閒話消遣，却有甚人到來這裡？」太尉夫人聽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過。韓夫人赫得目瞪口呆。

問知所措。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休要喫驚。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便見他是人是鬼，只是夫人到晚間務要陪個小心，休要害怕。」說罷，太尉夫人自去。韓夫人到捏着兩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來了。但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却說這裏太尉請下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廳作法。比至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官披衣仗劍，昂然而入，直至韓夫人房前，大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何妖怪，却敢淫汙天眷，不要走。」喫吾一劍。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無禮，但見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彈發似流星。

當下，一彈正中王法官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墜後，便倒，寶劍丟在一邊。衆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廳去了。那神道也跨上檻窓，一聲响，唬早已不見。當時却是怎地結果，正是：

說開天地怕

道破鬼神驚

却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發道是真仙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只得到此，將息錢送他出門，又去請得五岳觀潘

道士來。那潘道士專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謀，一聞太尉呼喚，便來相見。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潘道士便道：「先着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說得有理。」當時潘道士別了太尉，先到西園。韓夫人臥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了。看了他氣色，轉身對太尉說：「太尉在上，小道看來，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做作。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呪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籠中捉鰲手到拿來，只怕他識破。」



高商再也不來却是無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不來便是乾淨了我師且留在此閒話片時則個說話的若是這厮識局知趣見機而作恰是斷線鷓子般再也不來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節再去別處利市有何不美却不道是

得意之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却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鬼却只是他嘗了甜頭不達時務到那日晚間依然又來韓夫人說道夜來氏兒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事切休

見真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只為與夫人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白日飛昇耐這蠢物便有千軍萬馬怎地近得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信常却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潘道士稟知太尉低低分付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為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奔眉短棍只叫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着分付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預先躲過讓我自己去看他彈子近得我麼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說嘴少不

得也中他一彈，却說養娘先去，以服事為名，挨挨擦擦，漸近神道身邊，正與韓夫人交盃換盞，不堤防他偷了彈弓，藏過一壁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便道：「此間便是。」丟下法官，三步做兩步躲開去了。却說潘道士掀開簾子，縱目一觀，見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喝一聲，舞起棍來，匹頭匹腦，一徑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再也不見，只叫得一聲中，就連忙退去，跨上檻窗，說時遲，那時快，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後腿，却打落一件物事來。那二郎神一聲响，唬得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件物事，

來向燈下一看，却是一隻四縫烏皮皂靴，且將皂靴

識得破不

事以後便

手

就錯

了多

好人便

宜了多

人

覆太尉道：「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做作，不干二郎神之事，却是怎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請回。我這裡別有措置，自行體訪，當下酬謝了潘道士去了。」結過一邊，太尉自打轎到蔡太師府中，直至書院裏，告訴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終不成恁地便罷了。」也終喫那厮恥笑，不成模樣。太師道：「有何難哉？即今着落開封府滕大尹，領這靴去作眼，差眼明手快的公人，務要體訪下落，正法施行。」太尉道：「謝太師指教。」太師道：「你且坐下，即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

開封府滕大尹到來起居拜畢屏去人從太師與太尉齊聲說道帝輦之下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大尹須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且休要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大尹聽說嚇得面色如土連荅荅道這事都在下官身上領了皮靴作別回衙即便陞廳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過來喝退左右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與你三日限要捉這個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見我休要大驚小恠仔細體察重重有賞不然罪責不小說罷退廳王觀察領了這靴將至使臣房裡喚集許多做公人嘆了一口氣只

眉頭搭上雙鎖鎖

腹內新添萬斛愁

却有一個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貴喚做冉大極有機變不知替王觀察捉了幾多疑難公事王觀察極是愛他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再也不來荅擾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說開了去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卓上一丟便道我們苦殺是做公人世上有這等糊塗官府這皮靴又不曾說話却限我三日之內要捉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你們衆人道

是好笑麼，衆人輪流將皮鞋看了一會，到冉貴面前，冉貴也不採，只說難難難，官府真個糊塗，觀察恠不得你煩惱，那王觀察不聽，便罷聽了之時，說道冉大，你也只管說道難，這樁事便恁地干休罷了，却不難爲了區區小子，如何回得太尹的說話，你們衆人都，在這房裡撰過錢來使的，却說是難難難，衆人都道賊情公事，還有些捉摸，既然曉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時了，他也無計奈何，只打得他一隻靴下來，不想我們晦氣，撞着這場沒頭腦的官司，却是真個沒捉處，當下王

觀察先前只有五分煩惱，聽得這篇言語，句句有理，更添上十分煩惱，只見那冉貴不慌不忙，對觀察道，觀察且休要輸了銳氣，料他也只是一個人，沒有三頭六臂，只要尋他些破綻出來，便有分曉，卽將這皮鞋番來覆去，不落手看了一回，衆人都笑起來，說道冉大又來了，這隻靴又不是一件稀奇物件，恠眼中少見的東西，止無過皮兒染皂的，線兒扣縫的，藍布弔裏的，加上棺頭烹口水兒，弄得緊棚棚好看的，冉貴却也不來攪攪，向燈下細細看那靴時，却是四條縫，縫得甚是緊密，看至靴尖，那一條縫略有些

走線冉貴，偶然將小指頭撿一撿，撿斷了兩股線，那皮就有些攙起來，向那燈下照裏面時，却是藍布托裡仔細一看，只見藍布上有一條白紙條兒，便伸兩個指頭進去一扯，扯出紙條，仔細看時，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時，却如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那王觀察一見，也便喜從天降，笑逐顏開，眾人爭上前看時，那紙條上面却寫着宣和三年三月三日舖戶任一郎造。觀察對冉貴道：「今歲是宣和四年，眼見得做這靴時，不上二年光景，只捉了任一郎，這事便有七分冉貴道：「如今且不要驚了他，待到天明着兩個人去與」



說大尹叫他做生活，將來一索細番，不怕他不招。觀察道：「你終是有些見識，當下眾人喫了一夜酒，一個也不敢散，看看天曉，飛風快差兩個人捉任一郎，不消兩個時辰，將任一郎賺到使臣房裏，番轉一面皮，一索細番，這厮大膽，做得好事，把那任一郎嚇了一跳，告道：「有事便好好說，却是我得何罪，便來網我。」王觀察道：「還有甚說，這靴兒可不是你店中出來的。」任一郎接着靴，仔細看了一看，告觀察：「這靴兒委是男女做的，却有一個綠故我家開下舖時，或是官員府中定製的，或是使客往來帶出去的家裏，都有一本」

春在今日  
何查得

坐簿上面明寫着某年某月某府中差某幹辦來定製做造就是皮靴裏面也有一條紙條兒字號與坐簿上一般的觀察不信只消割開這靴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王觀察見他說着海底眼便道這厮老實放了他好好與他講當下放了任一郎便道一  
郎休惟這是上司差遣不得不如此就將紙條兒與他看任一郎看了道觀察不打緊休說是一兩年間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簿還在家中却着人同去取來對看便有分曉當時又差兩個人跟了任一郎脚不點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臣房裏王觀

察親自從頭檢看看至三年三月三日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看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却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來定製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郎服了拿靴執了坐簿火速到府廳回話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即便出至後堂王觀察將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將簿子呈上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尹對照相同大尹喫了一驚原來如此當下半年疑不信沉吟了一會開口道恁地時不干任一郎事且放他去任一郎磕頭謝了自去大尹又喚轉來分付道放便放你却  
不許說向外人知道有人問你時只把閑話支吾開

去你可小心記着任一郎答應道小人理會得歡天喜地的去了大尹帶了王觀察冉貴二人藏了靴兒簿子一徑打轎至楊太尉府中來正直太尉朝罷回來門吏報覆出廳相見大尹便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太尉便引至西偏小書院裏屏去人從止留王觀察冉貴二人到書院中伺候大尹便將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如此如此却是如何處置下官未敢擅便太尉看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師國家大臣富貴極矣必無此事但這隻靴是他府中出來的一定是太師親近之人做下此等不良之事商量一會欲待將這靴

到太師府中面質一番誠恐干碍體面取性不便欲待閣起不題奈事非同小可曾經過兩次法官又着落緝捕使臣拿下任一郎問過事已張揚一時糊塗過去他日事發難捱不知倘聖上發怒罪責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分付王觀察冉貴自去也叫人看轎着人將靴兒簿子藏在身邊同大尹徑奔一處來正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太尉大尹徑往蔡太師府中門首伺候報覆多時太師叫喚入來書院中相見起居茶湯已畢太師曰這公事有些下落麼太尉道這賊已有主名了却

只是干碍太師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師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却如何護短得？」太尉道：「太師便不護短，未免喫個小小驚恐。」太師道：「你且說是誰，直恁地疑難。」太尉道：「乞屏去從人，方敢胡言。」太師即時將從人趕開。太尉便開了拜匣，將坐簿呈上，與太師檢看過了。便道：「此事須煩太師自家主裁，却不干外人之事。」太師連聲道：「惟哉惟哉。」太尉道：「此係緊要公務，休得見惟下官。」太師道：「不是惟你，却是惟這隻靴來，歷不明。」太尉道：「簿上明寫着府中張幹辦定做，並非慌言。」太師道：「此靴雖是張幹定造，交納過了，與他無涉。」說起

來，府中冠服衣靴履襪等件，各自派一個養娘分掌。或是府中自製造的，或是往來餽送，一出一入的，一一開載明白，逐月繳清報數，並不紊亂。待我吊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去查那一個管靴的養娘，喚他出來，當下將養娘喚至手中執着。本簿子，太師問道：「這是我府中的靴，如何得到他人手中？」即便查來當下養娘，逐一查檢，看得這靴是去年三月中，自着人製造的，到府不多幾時，却有一個門生叫做楊時，便是龜山先生與太師極相厚的，陞了近京一個知縣，前來拜別，因他是道學先生，衣敝履穿不



甚齊整太師命取圓領一襲銀帶一圍京靴一雙川扇四柄與他作下程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果然前件開寫明白太師即便與太尉大尹看了二人謝罪道恁地又不干太師府中之事適問言語冲撞只因公事相逼萬望太師海涵太師笑道這是你們分內的事職守當然也惟你不得只是楊龜山如何肯恁地做作其中還有緣故如今他在所去此不遠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你二人且去休說與人知道二人領命作別回府不題太師即差幹辦火速去取楊知縣來往返兩日便到京中到太師跟前



湯已畢太師道知縣為民父母却恁地這無做是迷天之罪將上項事一一說過楊知縣欠身稟道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邸中忽患眼痛左右傳說此間有个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盼蠻有靈便許下愿心待眼痛痊安即往拈香答禮後來好了到廟中燒香却見二郎神冠服件件整齊只脚下烏靴綻了不甚相稱下官即將這靴捨與二郎神供養去訖只此是真實語知縣生平不欺暗室既讀孔孟之書怎敢行盜跖之事望太師詳察太師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怎肯胡做聽了這篇言

語便道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時問個跟  
由他們纔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別了知縣自去分付  
休對外人泄漏知縣作別自去正是

日前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太師便請過楊太尉滕天尹過來說開就裏便道恁  
地又不干楊知縣事還着開封府用心搜捉便了當  
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靴兒作別回府喚過王  
觀察來分付道始初有些影響如今都成畫餅你還  
領這靴去寬限五日務要捉得賊人回話當下王觀  
察領這差使好生愁悶便到使臣房裡對出貴道你

看手悔氣千好萬好全仗你跟究出任一郎來既  
太師府中事體我只道官官相護就了其事却如何  
從新又要這個人來却不知是生菜舖中沒買他處  
我。想。起。來。既。是。楊。知。縣。捨。與。二。郎。神。只。怕。真。個。是。神。  
道。一。時。風。流。興。發。也。不。見。得。怎。生。地。討。個。證。據。回。復。  
大尹冉貴道觀察不說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也  
不干蔡太師楊知縣事若說二郎神所爲難道神道  
做這等虧心行短不成一定是廟中左近妖人所爲  
還到廟前廟後打探些風聲出來捉得着觀察休歡  
喜捉不着觀察也休煩惱觀察道說得是即便將靴

再肯是朱  
時有名的  
捕盜平時  
以眼常閉  
故云

兒與冉貴收了，冉貴却裝了一條雜貨擔兒手執着  
一個玲瓏瑤瑯的東西，叫做個驚閨，一路搖着徑奔  
二郎神廟中來，歇了擔兒，拈了香，低低祝告道：神明  
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  
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個筭，都是上上大吉，冉  
貴謝了出門，挑上擔兒，廟前廟後轉了一遭，兩隻眼  
東觀西望，再也不閉，看看走至一處，獨扇門兒，門傍  
却是半窻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斑竹簾兒，半開半  
掩，只聽得叫聲貨賣過來，冉貴聽得叫轉頭看時，却  
是一個後生婦人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

人道：你是收買襪貨的，却有一件東西在此，胡亂賣  
幾文與小厮買嘴喫，你用得也用不得，冉貴道：告小  
娘子，小人這個擔兒有名的，叫做百納倉，無有不收  
的，你且把出來看看，婦人便叫小厮拖出來與客官看，  
當下小厮拖出甚東西來，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末可知

當下拖出來的，却正是一隻四縫皮靴，與那前日潘  
道士打下來的，一般無二，冉貴暗暗喜不自勝，便告  
小娘子，此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甚錢，小娘子實要  
許多，只是不要把話來說遠了，婦人道：胡亂賣幾文

與小廝們買嘴喫只憑你說罷了，只是要公道些，再  
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便交與婦人道：「只恁  
地肯賣，便收去了。」不肯時，勉強不得，正是一物不成，  
兩物見在。婦人道：「甚麼大事，再添些罷。」再貴道：「添不  
得挑了擔兒就走。」小廝就哭起來。婦人只得又叫轉  
再貴來，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緊。」再貴又去摸出三  
十文錢來，道：「罷罷，貴了貴了。」取了靴兒，往擔內一丟，  
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且莫要聲張，  
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纔有下手處。」是晚將擔子  
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上親

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到次日，喫了早飯，再到天  
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門首，只  
見他門兒鎖着，那婦人不在家裡了。再貴眉頭一皺，  
計上心來，歇了擔子，推門兒看去，只見一個老漢坐  
着个矮檯兒在門首，將稍草打繩，再貴陪个小心，問  
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首住的小娘子，今日在那裡  
去了？」老漢住了手，擡頭看了再貴，一看便道：「你問他  
怎麼？」再貴道：「小子是賣雜貨的，昨日將錢換那小娘  
子舊靴一隻，一時間看不仔細，換得虧本了，特地尋  
他退還討錢。」老漢道：「勸你喫虧些罷，那雌兒不是好

有了韓大人所以生疎打落靴故人往來細七照應

惹的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表子那孫神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孫神通把與表子換些錢買菓兒喫的今日那雌兒往外婆家去了他與廟官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疎近日又漸漸來往了你若與他倒錢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對孤老說了就把妖術禁你你却奈何他不得冉貴道原來恁地多謝伯伯指教冉貴別了老漢復身挑了擔子嘻嘻的喜容可掬走回使臣房裡來王觀察迎着問道今番想得了利市了冉貴道果然你且取出前日那隻靴來

我看王觀察將靴取出冉貴將自己換來這隻靴也

照一下毫厘不差王觀察忙問道你這靴那里來的

冉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割出來我說不干

神道之事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更不須疑

王觀察歡喜的沒入腳處連忙燒了利市執盃謝了

冉貴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風聲那厮走了不是

要處冉貴道有何難哉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

賽神還愿到了廟中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擲盞

為號即便捉了不費一些氣力觀察道言之有理也

還該稟知太尹方去捉人當下王觀察稟過大尹大

尹也喜道，這是你們的勾當，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帶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灌，再也出路不得。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法物，過了一夜，明晨早到廟中，暗地着人帶了四般法物，遠遠伺候，捉了人時，便前來接應。分付已了，王觀察却和冉貴換了衣服，眾人簇擁將來，到殿上拈香。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冉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擲，眾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正是

渾似皂雕追紫燕

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如此作用，隨你潑天的神通，再也動揮不得。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來。府尹聽得捉了妖人，即便升廳，大怒喝道：「耐這廝帝輦之下，輒敢大膽興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騙寶物，有何理說？」當下孫神通初時抵賴，後來加起刑法來，料道脫身不得，只得從前一招了。招稱：「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在二郎廟出家，用錢黃線做了廟官，為因當日在廟中聽見韓夫人禱告要嫁得個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樣，不合輒起奸心，假扮二郎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只此是實。」大尹叫

取大枷枷了，推向獄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須要請旨定奪。當下疊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卽同到蔡大師府中商量，奏知道君皇帝，倒了聖旨下來。這厮不合淫污天眷，奸騙寶物，准律凌遲處死。妻子没入官，追出原騙玉帶，尚未出笏，仍歸內府。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入內，就着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爲婚。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却也。却想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店的遠方客人，說過不帶回去的。那客人那頭往來，盡老自年而終。這是後話。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這來當堂讀了明斷，貼起一片蘆席，明寫犯由判。一個剛字推出市心，加刑示衆。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當日看的，真是挨肩疊背，監斬官讀了犯由，劊子叫起惡殺，都來一齊動手，劊了孫神通。好一場熱鬧。原係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尺條

自古奸淫應橫死

神通縱有不相饒

醒世恒言卷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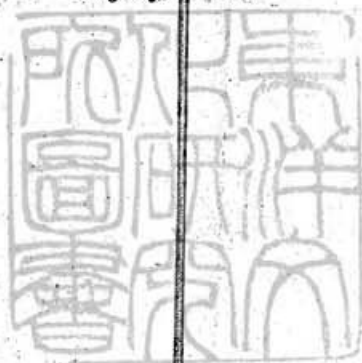
與燕至公

卷十三



閑藏書





所  
圖  
書

東  
大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